

# 备忘录

## 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

柯思仁 许维贤 主编



南洋人文丛书

文学与文化研究



南洋人文丛书

# 备忘录

## 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

柯思仁 许维贤 主编



文学与文化研究 4

閱覽



# 备忘录

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

八方文化创作室

## Memorandum

A Reader of Singapore Chinese Short Stories

Edited by Sy-Ren Quah and Wai-Siam Hee

- |        |   |
|--------|---|
| 主 编    | 柯思仁 许维贤   |
| 企划编辑   | 潘国驹   |
| 责任编辑   | 王淑娟 冯婉明   |
| 丛书标志篆刻 | 何梅田   |
| 研究助理   | 冯瑞婷   |
| 编辑助理   | 杨淦斌   |
| 封面设计   | 张伶  |
| 排 版    | 李丽芳   |
| 出 版    |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br>12 Nanyang Drive, Singapore 637721<br><a href="http://www.cclc.hss.ntu.edu.sg">www.cclc.hss.ntu.edu.sg</a>                    |
|        | 八方文化创作室<br>(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br>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br><a href="http://www.globalpublishing.com.sg">www.globalpublishing.com.sg</a> |
| 发 行    | 八方文化创作室<br>(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
| 联 络    | 65-64665775<br><a href="mailto:chpub@wspc.com">chpub@wspc.com</a>   |
| 印 刷    | Mainland Press Pte Ltd  |
| 初 版    | 2016年2月   |
| 国际书号   | 978-981-4740-66-1 (pbk)   |
| 定 价    | S\$25   |
| 版权所有   |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br>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封面图像来源

Wu Peng Seng 吴秉诚

*Construction* (1958)

Gelatin Silver Print

49.5 x 40 cm

Collection of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Image Courtesy of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 南洋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 丁邦新 香港科技大学  
王德威 美国哈佛大学  
王赓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袁行霈 中国北京大学

主编 刘宏  
副主编 游俊豪 柯思仁

## 南洋人文丛书·文学与文化研究

主编 柯思仁 衣若芬

# “南洋人文丛书”总序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通过“南洋人文丛书”，企图体现这样的关怀与目的：对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和出版留存，借此让学术视角与论述得以传播远近，与世界各地互动并产生关系。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4年成立后承担研究与教学两种任务，为南洋理工大学服务。2004年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设立后，中心隶属其中，专注研究工作，继续致力推动中华文化与华人族群方面的学术交流。

这些年来，中心出版重要期刊《华人研究国际学报》（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华人移民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南洋人文”（与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与“南大语言文化”两大丛书，并承蒙国际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出版的顾问与编辑委员。与此同时，中心也举办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公开讲座，邀请享誉国际的学者以中英文演讲。

为大学与世界的接轨，为学界与民间的连接，中心一直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构成全校最大的师生群，显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校内的重要部分。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区，建立在南洋大学（1955-1980）的校园上，南洋大学也重视人文与社会科学。由于历史脉络如此，“南洋人文丛书”在秉承建制沿革之余，也注重将中华人文相关的论著工作继续往前推进。至于地理语境，“南洋人文丛书”立足区域并放眼世界，彰显南洋的特殊性，让世界在新加坡这一东南亚的红点交汇，激荡学术的浪潮、思想的浪花。

2006年起始后，“南洋人文丛书”推出“华人研究”、“文学与文化研究”、“南洋大学历史研究”、“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四大系列，也出版多种单行本。每一本书的面世，都经历了专家的评审、作者与编者的修缮、中心的编辑，以期保证素质，达到学术出版的目的。

# 前言

○游俊豪

柯思仁与许维贤合编《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投入了巨大心血浇筑而成。首先是小说发表与出版的时间范围，从二战后延续至今近七十年，他们尽了最大能力作地毯式的搜索，能寻觅到的作品都掌握在手。接着是作品的挑选与收录，无论在文学技巧，或是在文化再现，两位主编都进行了均衡的考虑，择取当中具有标杆性的创作。然后是对文本的导读与细读，选集里每篇小说都附上介绍与解析的文章，读者借此可以理解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作品与时代的脉络、作品与场域的互动。

两位主编在南洋理工大学任教，在中文系开设文学与文化各种课程，多年钻研相关领域，经验丰富而视角精辟。如今编选《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收录22篇小说，提供纲领式的《导论》，并附带导读文章，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新华小说的坐标意义，也廓清了新华文学的精神面貌。他们将作品分组分为“去疆界化：改写标准语言、再现压抑底层”、“政治与文学的辩证：控诉、疗伤、调

侃或和解”、“集体与个人的对话：荒谬、另类或快乐”，三种景观构成了读本的某种姿态与话语，虽然并非是决定性的论述，而且主编们也不是立意如此，但已经足以跟各个学术命题与研究方向进行良好的对话。

事实上，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积极推动文学研究，提倡文学创作。2012年开始跟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合作，推出“华文创作项目”。其中的“华文驻校作家计划”，先后迎接了英培安、谢裕民、黄凯德等本地作家，也迎来了苏伟贞、苏童、韩丽珠等国际作家，与学生也与公众分享创作心得，形成亮眼的文学风景线，连绵不断。2014年，中文系“创意写作副修课程”的出台，目的在于鼓励并带动散文、小说、诗歌、戏剧、跨媒体各类别的创作。这些活动与课程，实为中文系的一大心愿，希望创造兼具感性与知性的文学氛围，跨越校园与社会，对新加坡文学场域的构建竭尽绵力。

期许如此，《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是一值得解读的里程碑。

2015年5月



# 目录

- iii “南洋人文丛书”总序
- ix 前言·游俊豪
- 1 导论 华语语系在新加坡的备忘录·柯思仁 许维贤
- 33 古老石山·赵戎  
40 导读 关于在地书写的翻译 贺淑芳
- 43 手·威北华  
50 导读 缝制美丽的旗的诗人的手 曾昭程
- 53 太阳上升之前·苗秀  
60 导读 身体/潜逃 谢征达
- 63 夜茫茫·姚紫  
72 导读 十块钱的希望 林鼎瀚
- 75 白笑与阿祥·张挥  
81 导读 三轮车上的那个“她” 林鼎瀚
- 83 邂逅一条黑狗·林康  
96 导读 主流体制外的一抹狂狷 伍木
- 99 蹲向传统或坐看现代·谢裕民  
107 导读 “家、传统、本能”的认同与迷思 刘碧娟

- 109 **李隐的自我检索**·陈石  
123 导读 “白板状态”的空间 杨明慧
- 125 **无非她与他之九九归异**·佟暖  
136 导读 归一与归异 杨明慧
- 139 **沉船记**·潘正镭  
153 导读 独白文与叙事文的交替 谢征达
- 155 **任牧之**·张曦娜  
173 导读 文化的坚守与失守 伍木
- 175 **獍，有此事**·梁文福  
184 导读 异形的寓言 张松建
- 187 **燃烧的狮子**·尤今  
207 导读 突破险阻的文化图腾 伍木
- 209 **豹变**·黄凯德  
217 导读 嗅不出腥膻味的“黄色”小说 陈晞哲
- 219 **浮城六记**·希尼尔  
224 导读 想象一座城市的六则寓言 刘碧娟
- 227 **安乐窝**·黄孟文  
235 导读 宴安鸩毒 王思扬
- 237 **玻璃世界**·杜南发  
248 导读 自由即是存在 王思扬
- 251 **不存在的情人**·英培安  
260 导读 存在的困境：虚构与真实 刘碧娟
- 263 **噢！卡露**·吴韦材  
279 导读 当肥胖壮年女性获得性爱后 黄活威

- 284 **黯然记·迈克**  
289 导读 意淫同志好友幸福的同人女 黄浩威
- 294 **人间秀气·吴耀宗**  
312 导读 关在柜子里的风暴 陈晞哲
- 315 **碧螺十里香·孙爱玲**  
331 导读 栩栩如生的复活技术 贺淑芳
- 333 **小说出处**
- 337 **小说家简介**
- 345 **导读作者简介**

# 导论

# 华语语系在新加坡的 备忘录

○柯思仁 许维贤

新加坡华文文学（新华文学）从来不缺作品选集。单以小说而言，从1965年至今，各种主题，以及以大系、籍贯、世代、文学奖、女作家等作为编选形式的新华小说选集，在国内外出版超过90种，平均每年出版两种。<sup>1</sup> 对一个土地面积仅七百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不到六百万、独立建国50年的国家来说，足见其华文出版资金的雄厚和其产量的丰富，尤其在1990年代后，新华小说选集就有71本，占了独立后选集总出版量的四份之三左右。吊诡的是，随着英文文学的兴起和华文书写的式微，华文文学的读者人口也在1990年代初逐渐萎缩。选集的出版、文学的产量、作品的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回应了时代的特征。究竟这些作品写得如何，一般选集鲜少对收录

---

<sup>1</sup> 这个统计结果是在研究助理冯瑞婷的协助下完成。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图书馆和王赓武图书馆所收藏的新华小说选集为对象，于1965年至2014年期间出版，不包括个人小说选集，就有92本。这里不排除还有一些新华小说选集没有收藏于上述图书馆，因此准确的统计数字，恐怕比起上述的推算来得更多。

的作品进行深入导读和评论。这本《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跟以往选集最大的不同，首先在于这篇《导论》，尝试对新加坡华文小说进行整体的检视，也阐明编选的理念和原则。其次，我们也邀请青年学者为每一篇小说加以分析导读，希望能激发读者对文本产生具有创意性的解读和鉴赏。为了构成众声喧哗的对话，我们认为一篇优秀的小说应该能在文本里开放各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因此每一篇小说附上的导读，我们以为也不一定需要跟这篇《导论》的解读立场保持一致的看法。这也包括作家本身对自己作品的解读方式也仅是一家之言，可以作为参考，但不一定就是大家解读文本的唯一标准。

## 作为小文学的华语语系

新华文学和其他三种以新加坡官方语文书写的作品，包括英文文学、马来文学、淡米尔文学，共同组成新加坡的国家文学，理论上具有平等的官方地位。然而，在后殖民时期的国家建构和全球化的跨国语境中，英文被视为在国内跨族群的、在国际上得以与西方政治经济势力接轨的媒介，也被赋予高于其他官方语文的实质地位。因此，英文高踞新加坡社会的首要语言，而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虽然各别代表三大种族，基本上使用范围被局限在种族社群之内。有学者指出，新加坡的华语文“实际几乎沦为外语……1980年代，四种语文源流学校统一，华校系统分崩瓦解，华语只能以第二语文来学习。华语被边缘化，遭致新华场域的语言族群性越加坚实，防卫性更为明显，新华文学体现了这种族群性的论述。”<sup>2</sup> 吊诡的是，主流论述里的新加坡往往被再现为双语言和双文化的多元种族社会，但这种“双语言”和“双文化”并不具有平衡的性质，以至于学者感叹“新华场域和新

<sup>2</sup> 游俊豪《渊源、场域、系统：新华文学史的结构写作》，《台北大学中文学报》第13期，2013年3月，页102-105。

华文学，深刻地被钳制在新加坡的多元主义里。”<sup>3</sup> 这样的多元主义话语，首先是从官方多年施行的“多元种族”（multiracial）政策所逐渐形塑而成。如果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而言，这个政策相当有效地压制了各种族可能发生的政治冲突，制造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繁荣的经济发展。<sup>4</sup> 然而，多元种族政策的实行获得以上成果的同时，也将种族议题完全排除于政治场域之外，<sup>5</sup> 延续了英殖民时代对各种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继续将各个族群刻板地划分为四个互不重叠的“种族类别”，漠视各个族群之内与之外的细微文化差异，<sup>6</sup> 从而达至一种缺乏后殖民意识的新殖民主义。<sup>7</sup> 此新殖民主义又搭上从英美向外输出的全球多元文化主义（global multiculturalism）列车，导致“每一个族群都各自贩卖某一些僵化不变的文化”。<sup>8</sup> 此类标准版的全球多元文化主义以英语语系文化为主导，跟新加坡政府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的政策牢牢结合起来，从而成功把新加坡各自族群性的母语，钳制在各自的族群场域里，并从中去除掉华语语系在新加坡作为“合纵连横”（governance）的可能性。<sup>9</sup> 华文和方言（尤其是福建话），1980年代之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在人民群众生活和政治活动中扮演

<sup>3</sup> 同上注，页105。

<sup>4</sup> 柯思仁《新加坡的“华语剧场”：语言与认同疆界的重新界定》，柯思仁、宋耕主编《超越边界：全球化、现代性、本土文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年），页134。

<sup>5</sup> Chua Beng-Huat,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106–107.

<sup>6</sup> 柯思仁《新加坡的“华语剧场”：语言与认同疆界的重新界定》，页134。

<sup>7</sup> 丁劫诗《为何需要后殖民意识？新加坡独立35年的另一种反思》，《圆切线》第1期，2000年，页67–77。

<sup>8</sup>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119.1, 2004, p. 23.

<sup>9</sup> “合纵连横”启发自石静远提出的“文学的合纵连横”（literary governance），参阅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17。

过“合纵连横”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sup>10</sup>如今华语文在新加坡仅被允许保留着传承中华传统的象征性文化功能，而不像英语那样被赋予跨越各族群多元文化的“优越性”和“中立性”。面对全球化的现代性普遍主义在新加坡的深入人心，承载这些现代性价值观的英语语系文化跨越族群的“合纵连横”功能，显然让仅被允许象征中华传统的华语文显得尴尬和失落。

在新加坡的这种历史与现实语境之中，“华语语系”（Sinophone）的概念也许值得参照并进行思考。“华语语系”可以看成是“多种语言和方言同时发声的领域，一个不断挑战和重新定义群体、种族和国族关系的领域。”<sup>11</sup>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语系”（phone）不是“语言系属分类”（language family），“华语语系”是学者在后殖民或跨殖民（transcolonialism）的语境下，为了更便于描述和平行比较有别于“英语语系”（Anglophone）和“法语语系”（Francophone）等等的泛中华（Pan-Chinese）文化生态和历史形势所创造出来的词汇/概念。再者，华语语系没有独尊华语（普通话），华语仅是华语语系中的一种语言而已，它应该同其他语言/方言共享平等的地位。华语语系更不是华人/华文沙文主义，因为它并不排斥外语。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历史上包含新加坡的马来亚，华语语系涵盖各种华人语言，并融合了许多在地各个族群普遍使用的英语、马来语和其他语言。诚如鲁晓鹏指出：“世界或天下绝非一个只存在一种普遍语言的单语世界”。<sup>12</sup>在此共识下，无论是英语或华语或任何的一种语言都

<sup>10</sup> 根据郭振羽的研究，在1950和60年代的群众运动中，各党派人士发现福建话是最能诉诸民众感情的语言，具有政治的功能。即使到1980年代，根据当时的社会调查，新加坡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不分族群自称都能听得懂福建话。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和社会》（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页11-25。

<sup>11</sup> Sheldon H. Lu, “Genealogies of Four Critical Paradigms in Chinese-Language Film Studies,” Audrey Yue and Olivia Khoo, eds., *Sinophone Cinema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22.

<sup>12</sup> Ibid.

不应该有一语主宰和统一“世界”或“天下”的幻想，因此华语语系研究者并没有天真的以为主张华语语系就是要取代英语霸权，或者非此即彼图谋取代中国汉语的地位。“华语语系”这四个字在新加坡容易引起神经过敏的上述两极反应，问题经常停留在望文生义的“华”字上。殖民时代的新加坡，无论是英殖民统治时期或日本占领新加坡的年月，任何被冠上“华”字的人文在殖民者眼里都是需要被监视和规训的。按照二战后新加坡华文作家赵戎的现场观察：“他们对华人深恶痛绝，甚至自作聪明地把‘华’字解析为‘中国’的代名词，视为洪水猛兽……以为有了一个‘华’字就不是效忠当地”。<sup>13</sup> 赵戎那一代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回应这些指控的方式，就是大力主张本土化的华文文学文化，并坚持这个“华”字不是“中国的翻版”。<sup>14</sup>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华语语系概念的论述与赵戎的关注有所呼应，都指向华文文学的在地性与独特性，“中国”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遗迹，但不一定是必然的指涉。转换到当下已经独立建国的时代，即使语境有所不同，赵戎对中国的撇清，以及对本土化的强调，仍然具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性质。在一个新的全球势力结构与区域关系网络之中，新加坡的华语语系相应于这个时代的殖民主义、国族主义的位置与认同方式，的确需要重新认识与思考。

石静远认为与其有人不断质问“新加坡符合华语语系文学吗”，不如提问“华语语系文学的观念符合新加坡吗”。<sup>15</sup> 某种程度上，华语语系文学的观念仍能符合新加坡的华文书写语境。从语言使用及其对于身份认同的形塑来说，1980年代之前，华语文虽然在政治上处于边缘位置，在社会层面和教育系统里的流通比较普遍，并形成多数的群

<sup>13</sup> 赵戎《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第一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年），页90-92。

<sup>14</sup> 同上注，页91。

<sup>15</sup> 张曦娜《异军突起的华语语系研究：石静远教授专访》，《联合早报》，2014年11月29日。



体。使用华语文者，文化认同上即使程度有别，仍然与中国的关联较为密切。当教育系统在80年代完成以英语为统一媒介的改造之后，华语文群体便不可避免的逐渐萎缩。不过，近30年来，80年代前成长于传统华文教育体系的作家仍然书写不辍，而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新一代作家，在区域与国际局势转变、中国崛起的时代，继续为华文书写注入新的生命力。新加坡的华语语系文学，必须对应于新阶段的中国因素，以及这个因素对于新加坡社会族群组合与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语境里，新加坡的华语语系不断消减和反复重现，展现一种复杂的内部张力，一方面与中国重新加强联系而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仍然在新加坡社会中进行自我身份认同建构的调整。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加坡的华文文学，除了作为官方建构的国家文学（以四种官方语文为分类方式）的环节之一，也可以被视为以华语语系书写的小文学，是写给新加坡人的备忘录（memorandum），尤其是在官方视野以外的仍然活跃于民间的各种华文书写。新华文学可以呈现为一种为了遗忘而产生的文学，或者一种一直跟遗忘进行抗争的文学，而更多的作品是介于这两极之间。“备忘录”顾名思义就是一切能帮助人们记忆的文字，无论是小字条、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文件例如“谅解备忘录”和“联合备忘录”，它在新加坡语境的共同特征是缺乏法律的强制性，也不具备行政上的契约和指令作用。由于华语语系社群在这里被弱势化，新华文学的特色形同备忘录的功能，一直都在记忆和遗忘之间进行挣扎，这也意味它在本土社会存在的历史政治象征意义，可能越来越大于其国家功能的实际意义。

1980年代初，是新华文学从强势转为弱势的关键时间点。目前活跃于写作的中生代以上的新华小说家，成长与接受教育时期是在1970年代或以前，他们的母语多半不是官方指派的华语（普通话），更不是英语，而是各种华人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潮语、粤语、客语和海南语占了多数。1979年以降官方推行的讲华语运动，以及1980年代以来全面英语化的教育方针，导致新加坡华人从本来的母语方言，转向